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九

藝文十六

傳

皇清錢謙益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

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寧
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禎以御史監寧
夏軍平時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
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
日課書盈寸稠儻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為諸生
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
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
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
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
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鵞沒泗水僅
而得免旁人皆懾讐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
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一

壽

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
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尾厲角
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曖昧相向
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為吏科給事中神廟
靜攝曰夙朝政隕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
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
風起則則推耳方今民窮餉竭敵橫兵疲大小臣工
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
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為一
虛套子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備之班
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
動口舊例不省是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成祖文
皇帝之例耶弊蠹日積淤蘖為嘗有作意整頓者
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
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於不可為
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
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嘗談能真
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既扼腕時政又數
為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各實者



愾然欲有以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細黨論矯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結拷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為之囊橐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即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為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子出爾生乎抑匿而歿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理命寃民如屠而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干掠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狼子痛養之曰用以謝鄉人僉以謝而父也卒自刮磨為善士公為吏精於吏職發奸擿伏厲使疆壯盜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凡惡輒取類張子高仁心為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

老翁潮殺守吏潮非公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歿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翁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於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為公歿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為劇寇畏服如此其視學濶畧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垂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中以夏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為師保父母也克富人謀命而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人止一謹諱不自不就吏僉用枉後惠文彈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論歿天啟元年召入為滿政司叅議遷太常寺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神光二宗相繼登遐先帝幼冲楊漣為兵科都給事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為副憲案劾逆奄魏忠賢罪狀羣小嫉奄與大獄逮漣

公言官擿舛連黨以公為首指連就徵日公在
時手勸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郎訊當是
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獮
致奄黨忽忽我耶野獮頭者公與連平居相爾女
之辭也已而歎曰王少國危朝家事壞于瑞兒媼
息之手刺血艸奏大呼二祖十宗之靈撼承天門
作圍扉中一死血耶短衣襍被從兩蒼頭跨馬北
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曰
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為我少畱痛飲信宿而去
美跨馬復返據鞍卻望鞅鞅如有廢失也今上郎
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甘鎮孤縣絕域絕餉七
閏月士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鈞校邊吏邀勒
淮商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
奇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為三覆以待敵戰皆捷
烏程用閣訟攘位公在鎮戟手罵詈數飛書中朝
別白是非烏程淡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公奉入
授詔即日啟行公命援兵分五道肅州高臺兵從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九十九

三

壽

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大兵會水泉峽口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下
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彘丁莊哈傑等斬五人
以獻公悅曰首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
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
師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
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遛欲
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
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公材憐
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
豪宗惡子噉邑子土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
朝明知其謫謝忌公才能借以柅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為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極
衣奉手亦不為崖岸斬絕遇寒門單士不為翁翁
熱亦無所施易陽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豈一
社輒發倚才好十脈窮急難雖讐人怨家片言唾
誘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居門無重閉
室無典謁殺鷄飭黍賓客雜坐笑語諠闐几案狼
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寃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
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

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監互漁食閭里閭里
 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
 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
 是華門圭竇倚為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
 為緇服也縣阻山多盜皆奴吏為淵藪盜連發不
 得得郎妄引平人連染株送盜盜得不窮竟公曰除
 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
 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
 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
 逐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
 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城界自
 送效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公告戒
 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子弟僮
 奴警巡週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贛兒數百人
 為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為游兵資應援一秦
 將領辰兵護關廂南顧大砲東粵紅燧砲架樓櫓
 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沈莊別墅溝渠壘
 具蘭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急親領家丁跨馬巡
 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
 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

麻城者八年獻賊投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
 城東指殺堆山相戒無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
 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手而去鄉人人保者益眾
 名其堡曰保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
 誅茅結廬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莪
 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右
 卒能枝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
 葬一腔熱血風為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
 行趨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
 將藝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吾遣
 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
 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眾且數萬
 郡邑洵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等其
 首眾即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
 公聽勸久之叙甘鎮前後功加級廕一子忌公者
 盈朝卒不果川辛巳八月十三日發病卒享年六
 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
 數千人向受公鐫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
 於天下有三友虞山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
 邑者故大司馬王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兩好

初歿語陳曰昨會見野街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
日午時忽見於竹亭篁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
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為我證盟之言訖而後所謂負
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一孫才成童公又
弱一個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之責也乃姑其
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連念殷訪求其遺事
作公傳庶國
史有徵焉
盧氏一烈婦傳
公禦寇殉難之事曰
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綬綬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
皆被擄死而綬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楊氏諸
生榜女毋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新城
賊借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
氏欲賊欲負之走楊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
途火趣行及火燄處携母手躍入火中賊嘆息去
老婦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焚已免身矣男也越數
日詣家人往跡之不復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空嶼第
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王孫祖舅
姑姑夏氏抱週歲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
衣棺瘞於迎山
元人之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絃自公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五

車歸敘次先公
旌典上請會國
宅里國典也區
可作矣夫子舊
上中敢固以請
謹撮而錄之不
戈蹂躪閨門婦
午夏五月楚女
湖南人援得如
白下乳山道士
何姓氏也今楊
漢女亦有幸不
被愍繪者必鄭
史局失官衰毫
猶前志也後有
焉或曰楊之母
也
劉醇驥鍾譚
先生傳
鍾先生名惟字伯敬景
陵人也父一貫武進訓
導而先生以世
年常不利萬曆
一理無子幼出嗣為諸生十二
弗鄉舉庚戌歲進士授行人奉

使四川山東典曹州乙卯試改工部主事上疏
改南曹部持不覆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
祠祭司郎中出為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一年父
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
才刻淡好學而貌羸寢力不勝衣性清如泓冷白
喜不樂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
知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
如不相屬人以是陽敬而實淡忌之然由是得謝
絕人事而專積思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汨沒守
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開人我
當是時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
適何空取古蹈襲為也始亦有所狡厲為之而其
流及於俚褻諱浪以文詬戲先生默然更思與同
邑譚子友夏謀萬曆甲寅乙卯取古詩漢魏至唐
未挾譚子閉門分丹鉛奮筆以為古非可脫躡邁
也真古不徒視氣象矜隆而各造所獨得莫若以
冲淡為潤厚以簡靜為弘通觀人於微而逆其全
眾忌者取之眾習者落之我為命以驅古人意推
廣不無過當而論更新愈出世所傳詩歸是也自
嘉隆以來至是詩凡幾變矣楚公安景陵相繼出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六

而天下遙奉其名謬為刈莠除礫後生靡從之惟
一二大老持先進典刑視其詩偏細專主即郊廟
朝會箴誦關塞激切大雅之制不具名士多闕幽
以概繩諸大家頗為難之而與甚讐忽者至欲取
投之廁然不能禁其不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辨
者因刻為書及復破折之先生笑謂譚子是者見
何晚也大鯁獨能嚼不能語諸潛以味楊析弱而
邁於雉則爭指之吾輩獨不能因循術蹊辟有覆
而射之亦樂自神其獲耳如畫人而防其疑懼則
何以不為鐵而特人以為權又豈有此書耶且吾
輩非此書自有可傳即不須護夫護而必欲其與
之與世之額額如而欲廢廣隘淺淡豈何矣譚子
淡服其言先生改南時曹務簡饒泰清永開戶
讀史有所見出人輒筆之成帙題曰史後多翻
古人至愚痴好雄婦女怪癖淺瑣皆其義而確
稱之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他遊人午夜掉回
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窓燈孤發熒守筆累
酬濡不忍收者視之則嗒然相敬先生也東南人
上以此稱伯敬先生真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遊
遊必極足日淵渺升降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

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如家吳越盤桓忘遠
所至人士慕聲名迎送磬折然遊日多詩若文與
俱益進故遊不倦也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
自矢讀書極肆遺內典句擗而飽非自變由意男
子章狂數十年究生於不明買買去妄愚人耳乃
研精楞嚴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
卧猶沾沾念日使數年視息人聞幸細窺妙莊嚴
路也伯敬先生簡易少威儀居狃乎以弛內跼跂
不爲齋邀行有所詣徹車羸服挾雙僮卽出嘗遊
虎丘遭兩公子侮諸途醉而傾敬楚鬪勢不羈同
行客怒欲毆之先生莞爾曰惡少也趨避之耳明
日傳兩生刺求見蕭衣珮書幣恭謹以文來稱弟
子先生出舟見故虎丘公子也問其文不復言兩
人大慚先生雖解今至接士友一以誠薦人惟恐
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士有何士爲
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若厚請屬者後
所薦人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若未嘗知猶喜
擇士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甚衆其篤賞雖干
里外心憶口追如隔隣遇佳篇什必日數尋味以
潤澤其胸臆不問途貴賤執其裾絮切告之往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七

壽

成就人如譚子最名流翹傑其餘前後著當世者
布衣織屨窮餓死得遺篇瓦石中表而出之惟遇
愛慧巧或夤緣得呈身交遊而嫌慙齟齬亦以叢
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也先生有內行旣貴凡大
父以下先世貽孝愛爲生艱難時廻環念未嘗一
日忘生嗣父母言輒哽咽不能辭竟弟姪孤寡盈
前依之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初先
生出嗣世父一理蚤卒未及公貴顯方生父訓導
公以受先生禮部郎封去武進任先生亦秩滿自
南都遷閩督學侍親還並舟泊九江值歲可吉服
往賀訓導公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言傳命不
聽上舟先生遂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廝役咸錯
愕色變不知所爲已乃上舟跪頓首訓導公怒稍
釋咄咄促之起問姬安在猶牀上臥復整衣冠拜
牀下曰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且其恪孝如
是譚子曰余爾時聞之歎仰而已然又曰見伯敬
詹拙短治生一日謂子命相骨法不良於官宜稍
策出盧杜門古處耳士大夫安可饑寒告人爲不
庸俗哉伯敬時嘆美此言而性濶無攔蔽間周旋
不能絕贈遺遂爲時檢點當時知先生莫如譚子

其言切不阿故稱之也伯敬先生既歿其書盛行無但剽心緝慮自創繕至他古文與簡著評斷布流天下皆竊附伯敬以行其真者超別深酷成一最足鈍者長根賢者通惑而未乃不察原委起圭窳中未聞秦漢以上曲則沉博弘麗安紐織僻自詭負求異以為是鍾勳譚教之而淳古幾失通識之儒握景陵書牘隔而不欲讀則惑深矣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鍾譚之學亦鮮易測云史懷別為書行世先生隱秀軒集若干卷譚先生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志不羣嘗貽友人書曰身圖渾古視羲皇乃後來耳久之喜言詩前是稱詩必昭明文選離騷樂府歌行五七言自漢魏六朝至唐盛時為極乃夏時欲出其心穎據之不瑣隨比擬為樂而是時同邑鍾伯敬先生方以宿學刻縉紳才名特起海內爭嚮慕之則自其里黨最推服譚子夏夏相引重為莫逆交既已麻附契結所遇當世賢士大夫有意者必為道夏聲底裏媿媿是人才氣更出我顏頰上也時同安蔡公復一泄楚監司弘才望伯敬心知其必喜夏夏因言之而夏亦數從伯敬所讀其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百二十九

八

書

步書疏深思真理若胎已者蔡公果大喜書幣下交一再造語如平生矣二公相款悃為推轂則友夏聲日益籍甚文章家多能言夏夏或疑其鉅公先達而友夏故落落逢掖諸生也夏夏久不偶賢書蔡公心私憤之值諸公來閱楚學政必亟薦且曰子雖言而彼公自能知生也然為制舉業卒小効會伯敬有感於風雅取古人詩要友夏商夏夏與伯敬約冥心放懷期在必厚遂解謝應酬杜閣門隱屏而相對聊觀遠探幽晰知人論世作詩趨世傳鍾譚由此矣徐公日久今江夏嘉友夏文錢塘葛公寅亮督學秉風裁擇士有水鑑號拔夏夏逸才亟嘆羨後諸同被顧盼者多翺翔春秋昂藏去而夏夏以當路擠葛公剛懇並誣詆其文瑰奇過度幾落學籍及莆田周公學使來友夏慨然長嘯欲得狂去入山著述老而周公夙慕名敦請出秋試不捷歸猶故友夏也後值恩選貢禮部人北關鄉試仍不偶如故是時友夏先生名遍天下矣所著詩文流行國門人爭嗜之稟為師而先生性喜遊又遭遇坎坎惘惘不得志不能俛頭角從籬壁間呻吟吟則愈縱其氣為雅遊所至追尋佳山水

般扶筇窮形狀成篇而一時名士豪俊相屬
情緒風生其車服聲伎玩好藥餌費俱取是賻
每旅即賓客往來刺口走衢中錯落冠裳還背不
能設簡擇則為浮沉隨俗欲以居厚免忘而伯敬
乃嚴警之簡棲遙集爰稱名士門庭蕭寂至青
為昂有孤峭而勉入塵雜習與性反則如挫名用
時耳先生深領之然不能遽絕也遊久而歸歸即
復遊而性孝友傷其先人蚤逝母夫人日老雖遊
亦無如時時念定省也兄弟五人皆賢而先生任
家督平時母兄弟妹同食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
相對論學業世事母喜鬢鬆杖而出聽自置餅餌
蔬醴席間佐先生兄弟啖問辨請益母喜曰見汝
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語如為先
生慰藉而先生困頓久亦耻作褐衣踉蹌以豪華
揮而厭之進取實歎爾歆羨而性不堅耐輕就易
去又憤世人勞役耻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稱
義以人之死而得安常概不暇忍則抑其心勉就
厥冷日何必富貴而感激實橫愈多屢起屢抑始
嘆真隱墟枯槁歎而不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鍾
蔡爾公繼淪沒老母羣弟於重極非惻先生顛毛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五十九

九

壽

蕩然車牙豁終年不離帑臭以渴愛疲勞所業詩
與年益進而蹉懷淒涼悲涕稅駕矣天啓下邳講
先生年踰四十豫章李太史明睿主楚試得闈中
寂寞矣取置第一楚人自興國吳國倫明卿冠嘉
靖解額有文章傳於時至是再得譚先生云於是
先生感懼泣下謂父母而外不敢言管鮑也初楚
監司成都朱公之臣與鍾蔡交亦深知先生諸生
時親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搜詩文梓行又延至
江夏西菴下帷以天下士期之及李太史特鑑出
而世服前數公能得士且詩不盡能窮人也譚先
生故以詩名而求詩生餘二十年挫沮不懈其詩
靈深澹樸不矜一端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公中
郎詩有所裁斷其述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曰
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
心目自合而其所以不足人指為流類者安知可傳
不在焉安知古人堅取後世名不故畱以發其議
而得其佳耶古人深遠尊公靈奇抑濟南諸公自
有所開人之議以議而畱天下後世名豈苟焉已
哉雖不實致力文事回旋古今之變不知譽人

身定尊公恨未納交所不掩其疵類成其靈奇
或交之耳夫推尊人以成已之高有之若詆訶牛
輩不朽以成聲敢說能說愚者知其不可尊公爛
爛肯虛就世浮名不信此為真愛者哉中郎嘗選
蘇子瞻詩多濫先生恐其誣誤人為刪抹傳之鍾
譚學本由公安才足自變視世所必趨割愛表獨
也而惜其末流欲起以堅樸救之譚先生廣交遊
贈答至其同心生平最服伯敬乃奏記蔡公前與
伯敬書岱記佳矣山記止在升降伸縮有意應氣
應消息應而不必字句者當察也伯敬詩元氣混
沌以上語宜厚其氣而泯其迹之而於以用須擇
多須舍若公則筆大而或板之語多而時舊之世
豈有未融而稱清新哉抗論於此譚先生舉於鄉
而丁毋憂服闋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
閱又手訂所為莊氏語名遇華已讀大學衍義未
竟而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慕譚先生者於是
累息歔噓則相與拾其書而思也而士大夫以仕
蒞楚景仰風流必曰鍾譚鍾譚云鍾伯敬前數年
邑學奉鄉賢祠後公論譚子友夏得續入鄉賢承
天郡及景陵學並有司祠春秋焉譚先生鵠灣稿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十

壽

若干卷贊曰勢極重者必返大暑之後必有嚴寒
豈惟人事蓋文運亦然往者王李司帝海內誦讀
蒸蒸以秦漢盛唐為鵠揭裳帶奔之矣當時二家
初起惟介介毘陵晉江屢譏切之卒以更瑟破觚
倡其羽翼乃數十年而公安起角之公安歟未久
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塗徑於是耳食者遂嘈
以古無用為也夫性情苞密必假文采以繩德厚
雖其後四餒而三宿之盞黍餽羹有時不如畦蔬
然貴賤異矣是故學王李未至襲風格備鏘鏘猶
俟諸三餘焉儉儒苦古帙浩煩便援公安景陵而
以其窳鳴也九廟之儀降為野祭沒世無所設炳
煌焉識大小者亦焉効考衷矣鍾譚本同時友夏
晚稍欲自立每恨伯敬不及見也

顧景星李時珍

傳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父言聞孝友以鑿為業
王侯重之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之產庭幼以神
仙自命年十四補諸生有聲三學於鄉不售發憤
讀書十年不出戶閤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
老釋說莫不備究待詔翟九思以師事之尤善醫
遂以醫自名嘗投藥方愈病多不取值遠或千里

就藥於門富順王嬖庶孽適子疾王因密試
時珍以良藥進題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適子
得襲位楚王聞其賢聘為奉祠掌良醫所事世
暴厥時珍立活之王妃自負金帛以謝不受薦
朝授太醫院院判數歲告歸著本草綱目以太
王世貞海內博學攜書就正世貞序其書稱為
斗以南一人人生平多陰行善不令人知年七
預定死期為遺表授其子建元令上之其畧曰
細麻疾長成推鈍惟耽嗜典籍奮切編摩纂述
家心殫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
及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
百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
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釋
為藥三百六十五種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
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劉翰詳校
仁宗再詔補注增一百種唐慎微合為註類修補
衆本自是指為全書攷其間玃瑕不少有當析而
混者萎蕤女萎二物併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虎
掌南星一物分為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
檳榔龍眼菓也而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不能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七

七

其種類二三菘日用之蔬罔克灼其質名黑豈赤菘
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草卷丹為百
合寇氏衍義之舛謬黃精即鉤吻勾柝旋花即山
薑陶氏別錄之義譌歐椽苦瞻草菜重出掌氏之
不審天花枯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
蟲窠也而認為木實大類草田字草也而指為浮
萍似茲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僭肆刪述復
者芟之缺者補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鑽
陽山奈土茯苓番木鱉金枯樟腦蝎虎狗蠅白蠟
水蛇狗寶秋虫今方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
九仙子龍龜香猪腰子勾金皮之類方物土荳而
釋官不載舊藥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增藥五百七
十四種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為綱附釋為
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次以氣味主治
附方著其體用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攸關靡
不收掇雖命鑿書實駭物理伏願陛下特詔學臣
補著成昭代之典書當與日月爭光臣不與草木
同朽萬曆中勅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
騰寫兩京各省布政州行海內珍之時珍晚年與
尤篤晝夜不輟自號瀕湖山人著醫案二十卷

錦詩十卷集唐律六卷脉訣一卷五臟圖
容難命門考新艾傳白花蛇傳行世又著天
地理奇門遁甲諸書以子建中貴封文林郎崇
鄉賢顧景星曰余兒時於里中聞知先生軼事考
友豁達饒隱德晚與余大父交悟濂洛之旨讀書
以日出入為期夜即端坐蓋有道者也其以神仙
自命不然歟詩文他集兵火多不傳惟本草綱目
行世及釋性理格物可禪爾雅詩疏舊本附方二
千九百三十五增千一百六十一皆獨得云
日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
且仁道藝以成遐王封深劉千里傳劉醇驥字千
以儼之景純通明父思郊父芝圃兩世皆積學以文名醇驥生而有
文在手曰曆十五入邑庠聰明志古蓬垢忘寢食
舅氏胡士容佐之書自九經歷代史洎諸子集靡
不淹覽每恨宋元以來文習日卑孱因奉左國史
漢為繩獲近則歷下瑯琊南俱大泌左右率從或
苦其文宏麗生憚寡兀幾不能句譏之醇驥益自
喜更曲折盡興乃止其為諸生試輒冠下澄川高
彙旃尤才之崇禎壬午高公聘楚士修五朝文獻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五十九

三

壽

錄醇驥職安陸傳志居最順治丁亥以歲貢當上
公車不赴已念長安英傑會因入都與栢鄉厚菴
環溪都門講學趨而李公五鹿脩兵興國以師禮
迎主赤菴教授生徒得盧高遠心華士瞻公望皆
成進士丙午由吳走曲阜為父告先師墓因復入
都有議以國史疏薦者不果九醇驥貌頽而癯亭
明年秋七月竟卒年六十有九醇驥貌頽而癯亭
亭鶴立性方直簡塞高自負其論文自歐曾以上
不輕假易人間嘗謂史家叙爭之法从失傳故其
從事人物所劃斷芟除都不類當時體及退而尋
之孟堅集中一一有所謂也而又食古能化嘗云
吾楚前輩大必文章瞻博有以漢之風惟據援故
典至數十行不易一字此其所以短也持論類如
此醇驥古文傳志神明班孟空口微吃亦似之詩
歌雄渙雅健日不間吟湛心於粹要論斷筆老則
書太極定性諸解雖未盡明史之局開公卿間往往思
孟堅以後未數數見也卒後四年而弘傳舉第
明史之局開公卿間往往思醇驥子一名光知
苦貧抱父遺集百卷日李昌門一節婦傳
以省錄望之孝穆焉

在澤山中三四百年樸畧之風至
孝節烈之事父老能言之而無詳
生也晚猶及其一二事思以廣其
子孫其一為李若英之妻節婦姓
出於曾祖箕山公少能文以屢
二十七歲卒節婦猶二十二歲
經以殉族長責以姑在且生止一
繫之存亡遂忍嘿不敢言歿而事
室夜則與其子同衾而寢婦姑相
七未嘗一日離也家有凌犯者或
校分產從其薄者日親杵臼食蠟
餘年哭其夫如初喪之日延傳
謂一歲子者名應祿有聲膠庠
穆昌蘇昌稽俱幼繞膝為戲節婦
時年七十九宗族鄉里稱之其
節婦雷氏谷之丁英猶余祖之干
祖太常公胞弟之子生有慧才日
神仙中人太常公悲其弟早夭以
意其更有不終年二十而歿矣
子數月每哭輒歿復生終日抱子

湖廣通志

卷之第五十九

曰吾非為李氏有此一綫吾何以
隣其志予以生產獨厚屬曠時尚
應相子當子之應相即數月子歿
子婚娶拜列與余父同觀者皆以
告別之所以存谷之後也節婦以
事足不涉堂下祇闔戶悲慟慟
相後貢於成均節婦亦不知為妻
夫婦相繼歿節婦則戚然直不終
間不求食諸親強進之越五年乃
相之子亦有四長昌科府學生次
世亂棄其業而耕自食次昌重賤
言二節婦俱出巨族禮義之家數
事二節婦多不欲言
故人未得其本也
君生蘭之次女諸生文綸之妻也
稍長僅識字而解文義因自
晦不屑以才時雖諸父昆弟亦不
人以是益賢之十七適上李克勤
婦祝天請代王生疾劇熱視烈婦
婦慟謂王生曰君若一其不諱余

今存焉先時
載之於書者余
傳而垂於後之
氏英與余祖同
擯於有司至病
夫歿之日欲自
子甫一歲宗祀
姑日謹同居一
憐其姑壽八十
萬聲終日卒不
衣縗至今九十
子慈嚴有法所
生孫四昌黎昌
未聞開口而笑
為李若谷之妻
英也谷為余曾
數行下相貌若
為此固人器孰
婦纔十八歲生
詣殯所向夫呼
生為哉太常公
執余祖手祝曰
余祖撫之如已
為子禮矣唯祭
是無煩經紀外
者不解人世者
相年四十三歲
生矣病臥蓆韞
終享年六十七
昌捷縣學生以
學生次昌官人
十年苦節自守
婦傳烈婦田氏
烈婦秉姿淑慧
於詩然深自韜
輕示片紙隻字
王生造重疾烈
右將承訣者烈
雖不德稍知美

下無子息惟君是依敢念餘生以負君耶
勿憂余也王生遂嗔烈婦親為含殮經營喪事
畢謂母曰王生不幸中道見棄臨訣之時誓不
生今將踐前言以相從於地下生為王氏婦死
王氏鬼父母之門無緣再入蓋是時水漿不入口
者六日矣以頭觸柱血流滿面母氏知其將國自
盡時與之偕烈婦偽曰兒尚不歿母當歸矣其母
既去猶留兩婢時時守之烈婦乃自束髮紉衣頤
謂兩婢曰哀經之衣不可復脫誰拂余心成當含
怨因自書絕命詞三首其一曰與君白首其為期
誰料分飛慘別離我命豈逐風絮落矢從泉路更
相隨其二曰辭余父母與諸昆莫語傷心早斷魂
兒是西原陌上草雪凌霜妬已聲吞其三曰冥路
悠悠可緩行君歸我肯憐微生寧甘地下同埋玉
豈學啼鵲怨五更時夜過半守者稍懈乃投繯而
逝年甫二十耳余高烈婦義乃為之傳以族司風
者採擇焉時壬戌**劉肇國王氏貞節傳**戊戌秋余
中秋望後之八日**齊安胡子石屋乘舟就訪問無恙外郎以張母王**
夫人貞節告余且示之以其詩余讀而善之曰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古

書

或辭乎夫何其舉愁苦之事而能言之以歡愉之
旨也非所以彰母之節而樂母之壽乎胡子曰然
君職在太史是宜採而錄也其為母立傳焉余謝
不敏且難之曰傳者傳也次其人行事之在當時
者以傳後世俾其人往而不往也此之論行易名
之典焉故必自其後而為之者傳法也傳可得而
先乎且古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砥礪一行盛氣銳
志於有初之日而移情易慮於鮮終之為者比比
春秋一書夫子志也二百四十二年間其為卿大
夫之禍夥矣然獨載紀伯姬一人蓋必徵伯姬之
卒而始可以全節予伯姬也傳可得而先乎胡子
曰戰國以來西京而下文章披靡傳法隳遲有就
其一事而傳之者有善其一說而傳之者昌黎稱
為崛起宗匠辭旨必本六藝然傳太學生何蕃矣
此序其一事者也傳巧者王承福矣此記其一說
者也他若歐陽公傳五代史表王安妻李氏止載
其在開封旅舍一事亦未嘗散之其卒也君其為
母立傳焉夫節亦恭難言矣詩三百篇至廣也今
致其以節見者其姜一人耳幸而作栢舟之詩太
師遂從而探之夫子遂從而存之蓋未聞於栢舟

精章外必詢其卒葬月日獨紀姬以卒各春秋詩
三書皆夫子之筆二人皆夫子所表願君無獨守
春秋法而忘刪詩意且稽之史自詩春秋後歷數
百年至漢王吉始以沛相上桓娶行誼朝廷從而
旌表其門閭是王吉開旌表之門而節婦生日遂
得被天子詔以自見於史傳者又自桓娶始也上
下千百年間不大寥寥哉君其為母立傳焉余既
不獲辭乃綜其事而繫之辭以先後之君子曰母
王氏本儒家女年十七而歸張君完甫四年而張
君棄世其長孤方三歲今名慎先次孤一歲今名
博先慎先今生四十餘博先亦四十矣張素著貧
兒孩提兒幼學時正母之及髮覆面嘔肝為血之
時也而養不廢焉教不廢焉養固不廢於十指而
教固不廢於寸心也兒弱冠見壯有室時正母之
畫荻為字斷髮為錢之時也而又正母之操利亦
以避鋒敵寄逆旅以保身手之時也而教不廢焉
養不廢焉婚不廢焉試而為士不廢焉教養固不
廢於十指寸心而婚試亦不廢於十指寸心也迄
今慎先博先年強仕矣正兒家有室室有子腹有
詩書詩書成俊秀出門有交遊交遊勉忠孝之時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五

壽

也而母之教不廢養不廢婚試不廢者今又且不
廢於二子之子也獨是十指磨而磷寸心枯而乾
頽然萎然精力無毫髮存者蓋自四十年來已齊
化而為二子之家又化而為二子之名又化而為
二子之文與行也至若不二心於歿生間終始以
禮自防少當兵賊世而無強暴汚大起其門戶母
也而父母也而師保母也而臣僕雖其志之克為
哉亦其才有以濟之也今母壽且未艾他日下地
若見張君張君若問慎先博先兄弟母其有辭以
對矣是誠足以垂陰教而當闡幽之事者胡子曰
然夫固春秋之志也歟母生於萬曆辛丑六月十
六日博先有文名為諸生慎先如之母之弟憲蓋
能助姊氏之志而成其節者姚淳壽南漳令姚延
法得並書俱漢陽人胡子云姚淳壽南漳令姚延
儒傳公於壽為叔公之忠於國仁於百姓楚士
民未必盡知之至其生平立身行已之本末楚士
簡書入楚適當通志告成之日壽不為之傳誰則
傳之者謹述數言以附於篇按公諱延儒字爾直
浙江烏程人壽曾大父承菴公為理學名臣於公

為祖太僕卿往為御史不附魏璫顯直聲諱祚
公之所自出先大夫方伯公前江南臬使於公為
從兄亦公所從受業者也公家學淵源才挺出流
輩數等而屢不偶丙子中副車丙戌學使者李公
際期最名知人得公文賞嘆拔第一貢入京師
廷對上列順治五年授南漳令是時西南猶未底定
湖湘左右皆壁壘漳小邑屢困兵燹流亡未復而
西山寇假聲勢構禍肆殺掠出沒不時人心皇皇
公至竭力招徠均其徭役寬以文法閱五載民懷
其德政聲流聞擢大同府同知未離任而山寇郝
搖旗袁踏黨等豕突傳喋勢張甚或請暫避圖恢
復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城其存亡他無可言者
已城陷公束帶整衣坐譙樓賊至脅公降公怒厲
聲斥之賊猶未忍害公而公愈自奮誓不止卒被
戕於水府廟一僕同殉時順治九年十月十一日
也事聞

世祖皇帝悼焉贈奉政大夫子祭子廕康熙四年有
河南鮑帥勦賊凱旋過漳駐水府廟忽狂風大作
天地晦冥帳下一降丁劉某者自言南漳姚公往
處吾手今固當償邑諸生陶相虞具陳其事力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六

壽

於帥帥立寘之法虎夜至食其屍人咸異之相虞
乃公被害後殮公者陶際虞弟也公生平敦倫誼
不言而行太僕公令江都生公而母夫人歿故別
號邦劬事寡嫂備誠敬撫諸弟如子喪配吳孺人
時年僅三旬餘遂不復娶平居家庭師友問一以
道德相切劘其見危授命處之恬然本於知之明
養之素以視世之慕名畏義矜
血氣於一且者固不無逕庭云

吳正治余順明傳

余順明字麗生號百莊明穎撫中丞丞玉節振衡公
第五子生而卓犖穎異慷慨有大志性本忠孝不
階學問而自然合道中丞公鍾愛之初中丞公守
吉安觸權璫拒淫祀力護白鷺白鹿兩書院與李
太宰邦華鄒總憲元標諸君子累年講學每退食
對客坐論公方舞勺輒躍然起曰大丈夫立朝行
已固當如此長而博極羣籍以扶衰起弊為已任
鉛槧帖括之業下筆妙天下一時詞壇各宿莫不
推奉牛耳如同鄉譚解元元春嵩蔡觀察一敬及
吳陳相國名夏楊教授發許孝廉元溥張庶常連
等或挈舟相訪或商榷往復其酬答倡和至今傳
贈炙人口辛酉省試已得雋矣值衡文者不和僅

副車例讀書成均公不欲苟就母劉夫人
爾父既歿吾年已暮辟雍鍾鼓寧不可代毛
乎乃赴北雍選深州倅非所志也蒞半載能
洋溢畿撫徐公標特疏薦授棗城縣令赴部領
卽值甲申三月變踉蹌歸里我
朝定鼎初督部佟公養和慕公才名以起舊補去
華容縣是時版輿新附民未服化悍弁日號號以
紳士為魚肉公力為調獲容之人賴以保全者衆
以母老未獲迎養激切陳請情詞迫摯遂得解組
人皆稱為祥麟威鳳焉其自北南旋挈德配劉夫
人同乘兩藍輿途值張別山之妻蓬跣臥泥淖中
筭筭無所托別山名同厥故相張江陵家孫也仕
中朝以寇變不及顧其家又與公無半面交公曰
必別山有知己之言而無以信于心非義也亟
婢迎其婦以已所乘輿載之與劉夫人同飲食
居公自覓蹇馱乘之犯霜戒險屢遭顛踣奴僕
或竊議公何故自苦公自若也至金陵送歸別山
寓中別山夫婦拜哭聞風者高其義別山感激賦
詩以贈有曰感君夫婦不相識患難之間託歿生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七

壽

云辛巳楚大稷處者相枕籍公嚮產易穀以給貞
民不足劉夫人脫簪珥衣飾佐焉籍以全活數千
邑令欲以上聞公力止之退而謂家人子弟曰吾
行吾心之所不忍豈欲以此邀榮名沽虛譽耶丙
午母夫人年八十有四矣偶不豫公衣不解帶日
不再食籲天願以身代已母夫人竟逝公嘔血不
能起家人扶救少蘇疆立省視諸大事屬續後未
百日竟以哀瘠廢飲食卒蓋其至性如此年六十
有三學使李可汧疏其行誼于

朝 詔入鄉賢從祀後以長子國柱官副憲累封
嘉義大夫所著有岷樓草休夏篇河洛定解行于
世學者宗之子二長卽國柱辛卯壬辰兩以魁卷
捷筮仕司李公呼而命之曰

國法當詳人命至重汝其慎之見多所平反及為
色喜加餐其有愍惡不能全者奏當之成未常不
投七而嘆次國楷以明經為旌德令未及期年而
沒然旌之人至今尸祝無異辭蓋公庭訓之力也
多孫四人多已入仕籍候補京外各職其餘亦皆
英年有聲長公今為吳撫以副憲不
廷推荷

以出旦夕柄用子孫鼎盛簪纓聯識者咸推公盛德云

余國柱贈禮部尚

書吳公岳傳

吳岳字自玉號禹石吳故新安望族自公之祖文仲移楚畱居漢陽一傳

至太初公是為公父皆有隱德公獨儻負奇節讀書通經術澹於榮利不希進取家產不及中人而好施予愛結納事父母色養兼至居喪哀毀至骨立方父柩在殯時家偶被延燒災烟繞戶公號泣立柩側不去天猝反風火稍却乃得移柩出門人以為至性所感弟早歿撫兩孤姪與已子等公長子今大學士賡庵公正治順治己丑進士官中秘書新安族人以兵燹後貧者甚眾公語之曰汝幸成名非祖德不及此吾輩遇行路人無告者尚思贍濟况宗族乎嗣後賡庵公兩至先世里居置祭田以供祀置義田以贍族皆所以仰承公志也賡庵公久從官公未嘗往就養惟貽書力以盡職義大諱切賡庵公由陝右臬司應內擢畱貳秋官公誠以書曰秋曹按天下讞決一出入繫人生死古人競競于慎之汝何可以不勉賡庵公歷官勤職業被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太

壽

主知宸濠蓋公皆有以啓之云公素喜養生家言晚年步履不衰累封官至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年七十有八卒卒後加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配余氏有令德先公十餘年歿累贈至一品夫人子二人長正治即賡庵公次開治以明經候補主政文學吏幹咸有可稱諸孫並英俊有登賢書者蓋公之餘慶方未艾而益信福善之不爽焉嚴正矩贈光祿大夫

吳公有成傳

吳有成字太初先世徽州之休寧人依外族畱居漢口遂為漢陽人公性淳厚居家敦睦長幼遇宗黨皆得其歡心與人交樂易可見而臨事慷慨仗義不苟然諾有俠烈風聞間事或不平輒挺身為抗言於官必直之乃已明萬曆中適內官陳奉督楚礦稅至武昌橫暴無忌一時水陸要津及各村落所在奸人附麗甚為擾害公識其幕客汪姓者因激以大義屬其從中寬解故漢口一鎮獨不及於抄掠被禍尚淺後奉益恣僉事馮應京疏其罪狀上之奉誣劾應京坐降調人不堪憤聚眾環稅府奉大窘踉蹌奔入藩府僅以

免參隨被殺傷處者甚眾其幕客汪逃山則急渡江走漢陽投公謀得藏匿公曰衆怒不可支也爲導之他遁去汪德公而金寶珍積已悉燬無能携者遂持債券一束贈公公盡焚之曰吾爲諸人緇負也其里居排難解紛而不居其名類如此世澤綿延至

國朝公孫今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賡庵公貴顯累贈公官至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論者咸以爲積德行義所致云

孝感熊太封公祚延傳

自幼莊重寡言笑弱冠博士弟子下帷攻苦庭羸骨立長者皆服其精進嘗曰予賦資魯鈍何敢希敏悟求捷獲惟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又以曾子踐履篤實乃學者百世之師於是哀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爲一帙曰希會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無或少違對屋漏如大廷待妻孥如賓客孝事父母色養兼至處友則然諾重於金石其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義勇爲雖育不能過也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爲功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九

壽

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爾於是著弘毅解以示諸生仍揭諸齋壁以自警勉學者翁然宗之祚延于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實用之書靡不洞悉原委而尤究心於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會不爽毫髮或勸之應制舉祚延大笑曰君何駭也不數年此方亦狐兔遊矣予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成爾又奚以應舉爲人或以爲狂居無何流寇果大起蔓延秦蜀楚豫間四方日益多事崇禎甲戌祚延角巾儒服詣當事上勦撫二策大約謂秦蜀利用勦楚豫利用撫媢媢數千言而當事莫能用遂挈家避難於邑東之白雲山山之巔有雙峯高可百丈澗水噴薄如瀑布祚延枕流濯纓其間謂家人曰予將終老於此誓不出谷口一步矣而鄉里諸父老則制詞詣祚延所涕泣相告曰賊旦夕且至吾儕將無噍類矣公有宗族墳墓在卽柰何棄而不顧耶祚延曰賊衆我寡勢不敵也父老曰公信義素爲邦人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賊宜可辦也不此之計而徒羈縻棲巖整以冀苟安脫賊衆搜索至此

小及惡能獨免耶况日今烽火漲天賊勢迫近會
見非里生荆棘矣亦豈士君子優游泉石時耶祚
延不得已出山糾集義旅頃刻至萬餘人為之布
列部伍申明約東設立營寨整理器械旬日之間
軍事畧備隱然一大重鎮賊聞之竟遁去相戒勿
犯熊公里如是數年鄉人安堵如承平時無何里
左有一二勢宦素行不法不為鄉黨所齒而祚延
之父啓運故饒於貲尤數被侵奪多所凌辱至是
乘世亂益大為惡縱羣僕投入賊黨恣行剽掠而
身為之囊橐聞祚延倡義知勢不兩立乃陽附祚
延實陰通賊一日忽勾引賊眾大至為亂因以逞
私忿於祚延祚延聞變知為所賣乃嘆曰事急矣
奈何予本儒生不自揣量出身為鄉里捍患方一
意急公辦賊寧知適中奸人之計顧我死易爾如
父老子弟何尚當挺身躍馬與賊一決雌雄不濟
則以身殉之爾於是復號召故所糾合義旅若干
人刻期與賊交鋒會大風霾晝晦咫尺不見人士
卒相失祚延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稻田中
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逢掖不知
真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澆履薄兢兢惟隕越是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

詩

懼曾何敢率臆妄行自速愆戾不幸遭世亂與鄉
邦有眾結聚自保詎意為里左豪惡所害竟落賊
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於
地下矣既乃又曰成仁取義孔孟之訓也我心如
皎日更復何愧言已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士卒為
祚延死者幾千百人妻李氏守節教子
國朝建坊旌表事詳列女傳子賜履順治戊戌成進
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
庚戌以

軍恩贈祚延如其官王子崇祀鄉賢賜璣丙辰進士

翰林院 費世奇王氏小傳

王氏名希貞小字百鍊

誦孝經女史稍長讀論語禮經隨讀毛詩李杜姊
與同業焉年十二熊翰學伯龍聞之曰是賢女也
盡以真吾徑正笄十四于歸事翁姑孝比年二十
而正笄矣即欲殉夫姑語之曰孝順婦猶吾女
也汝即毋呼我足時也方在六安官署母殷在長
沙朝哭又哭具舟往迎至洞庭舟幾覆到署飯一
盂食蔬漿高禮空王而已東戌歲雪霜賢負蘭蕙
萎枯女曰何似我也速父以浮議歸女亦同歸大

病不效父托行出資粧以佐日見恨不爲緹縈也服闋已久拜嘉慶外不去麻衣人謂之曰夫之孝無時可忘也迨康熙十七年戊午歲姑病歿其手曰母女相依爲命我歿汝何能久存即遂不食哭泣悲哀而歿姑之幼年僅三十一子名祖觀今爲貢生

嗚乎母氏苦節而德不著聞蓋人子之罪也不孝莫大焉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表墓旌闈特書以風天下國史氏之事也若夫志之家乘告我後之人使毋忘其所自出記曰口澤之氣存焉爾嗚呼宜人姓李氏外王父李公繼室幼女也德嘉少時師事伯舅大復公大復公骨鯁獨立意無可一世然時時稱說先大夫時事未嘗不歔歔感慨泣數行下也蓋宜人歸我先大夫逮事王父楚濱公以孝謹聞先大夫諭醴陵諭浙川知陝西興安州宜人從先大夫卒於興安宜人護櫬以歸大復公曰古所謂以歿勤事者其惟興安平方賊起關西而藏於興安州郡縣道望風潰獨興安堅守不肯下一歲中圍城者四大夫躬冒矢石睥睨間四十日夕宜人則坐古井上待不測斃耳如是者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

壽

亦四十日夕賊鋒挫而城以完嗚呼大夫慄慄烈矣若夫視歿如歸使大夫無內顧憂者非宜人其孰能之哉德嘉五六歲時侍宜人誦宜人且課且泣曰汝廉吏子也勉之會歲游饑貸粟於富人滌釜以待費宜人課誦如故曰燃糠映雪古貧士也卒以顯名汝勉之寇至江居火南徙沙洲洲居矣左師大亂奔竄無寧日宜人獨與先大夫畫像偕而帶佩刀時自礪如與安井上時也祝曰未亡人奄奄視息爲兩孤耳崇也幸已補諸生有室獨嘉尚弱耳天乎其俾余旦暮保首領以沒乎宜人布衣蔬食爲未亡人十一年以卒卒之文家婦吳隱隱聞被吹聲異香徹座隅宜人端生以逝也廣陵司李陳公心由故興安人寓書德崇曰先公守興安誼至高得民歿力有古循吏風乃若清操介節饋遺一無所受非獨刺史廉也蓋亦有內助之力云康熙歲德嘉上公車浙川李子偓侶相遇於長安旅舍哭甚哀且曰先師司訓浙浙人士斌斌興起也至於貧者賑饑者餐衣敝壞者解贈羣兒倚一母焉到於今稱之不哀也嗚呼山斯以觀可以知宜人矣伯父早世遺孤男二女四皆鞠育婚嫁

之太和公孫德裕孤育宜人 所拊之如已出媼姑
迎養怡怡愉愉終其身族之 喪葬不舉者姑姊妹
之子若女失怙恃者仰給告 大夫宜人躬自節縮
佐先大夫河潤無畛域焉官 人操家儉馭下慈而
蕭絲泉織維豆觴醢醬皆可 為後人泐然書不勝
書特志其大者如此子起坦 信皆殤次德崇廩貢
生次不孝德嘉中順治庚子 舉人成康熙壬戌進
士第一一人今且官翰林稍 法微祿而宜人不及見
矣嗚呼痛哉宜人孫男為崇 婦吳產者殤繼婦郭
產者五人啓濂啓濟啓江皆 庠生啓灃啓洙皆業
儒嘉婦陳產者二人啓洛應 生啓汾業儒孫女出
崇婦郭者一娃出嘉婦陳者 三婦媼媼皆適士族
具詳先大夫墓誌中曾孫男 啓濂婦陳出者二人
業昌業久女一璧啓洛婦毛 出者女一籀宜人生
明萬曆丙申八月十三日卒 順治甲申七月二十
一日享年四十九耐先大夫 山梅衝雨塲山之原
嗚呼宜人卒且二十年矣而 未有聞 劉太史傳 劉
於國史氏孤之罪也夫孤之 罪也夫 劉太史傳 劉
史雅川先生者黃岡人也諱 子壯字克猷其先江
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 世而生封公封公二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

丈夫子伯克章公其次封公暨太孺人蚤卒叔行
三者鞠公公髫齡穎慧讀書 一目數行下屬文奇
肆甚弱冠登庚午賢書洲居 有文昌閣公下帷其
中閣中數有徵怪公秘之博 綜六經左氏公毅史
漢暨唐宋八大家書戶外事 不聞也順治己丑成
進士

廷對策萬言其畧曰陛下統 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
典以達孝廣試額以來賢罷 殿衛以寧人去宦寺
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 路弛養馬挾書之禁
寬隱匿連坐之條亦能湛恩 汪濊寓內嚮風矣然
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 取法上古此三公九
卿之任非臣艸茅新進所能 及也然臣邇述所聞
誦所學竊以為二帝三王治 本於道道本於心故
講學為明心之要修身為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請

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 敬 正心之功以誠為
復性之道以仁為成已成物 全復古者曰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 章 面相商訂諫官仍
得於仗下封駁上下情通滿 天道合宰輔不僅以
奉行為職卿貳不僅以署紙 能則中心隱微皆

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
邦本並屯衛以杜隱占清釀
以銷寇盜立滿學設教習以
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
乎對既畢

天子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國
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
壬辰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
士尋請告旋里癸巳疾卒享
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厚菴
曹夫人鞠之公天性孝友諸
人孤弱公拊而訓之婚娶成
過崑山令雅與公善願以千
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
恐解脫不力公諭曰勿慮不
令不可公曰第貫吏罪即拜
從之吏得脫而女婚以全然
子某邁兵亂妻被掠至京公
完娶如初後生數子戶口大
壬辰秋南歸過淮上捐千金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

壽

而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矣
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
以後語門人陸進士鳴時梓
誦之初肄業文昌閣奉太上
且書所為夜必焚香以告蓋
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司訓鄂
繩式穀矣金子曰余讀稚川
蓋董江都劉中壘經術爛然
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
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聖字克由一字對揚父陽亨
有傳公少承家訓已有公輔
廷翔齊名而學使熊石門尤
熊賀兩生固狎主文場然岸
不如熊他日柱天維地休休
賀萬曆丁酉廷弼領楚解送
新雋士舉下為熊賀且謂賀
士僅一揖退特遣吏趣逢聖
再因以一公事相屬約可資
門益嘆服仍簡詩金為贈陽

所由是蠲荒賦以
之源源彌禍亂之萌
風俗敷文治斯享
無疆之福者將在茲

文院修撰如
令甲次第舉行之
榜放皆天下知名
十四元配張先
如也子孫茂甫二齡
父伯兄沒弟任五六
禮雖亂離不苟也常
金為壽有小吏獲罪
餉公公聞而止之吏
賈爾一緡也入白令
賜千金矣令不得已
公終不以告人也邑
知之為貸百金以贖
蓄息人以為公賜焉
置產於某寺及抵家

公端莊嚴恪不問米
湛溪經術不作西京
以行世至今菟林傳
感應篇功過格惟謹
數十年如一日云曹
學孫永錫純嘏且繩
先生書心竊嚮往之
矣廼歷觀先生生平

張希良賀逢聖傳

賀逢

先生理學醇儒也別
之望與同邑熊襄愍
以國主日逢聖嘗謂
憤陵轍摧陷廓清賀
有身後令名熊不如
聖獨報罷石門延見
于益當大賈無疑諸
至握手歛歎款慰至
三季膏火公謝之石
亭公問金所由來學

使召作何語具述所以陽亨公笑謂真吾兒矣越六年癸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以二親急養請授學職得應城諭是時陽亨公春秋高不欲之官逢聖僅携一僕自隨而留危夫人奉菽水至則寄食於訓齋屬齋視學篆以得併志讀書嘗兀坐明倫堂見先聖於屏間是日有持聖旨至者宛如日所接異之乃益淬厲勇進以大儒自期丙辰遂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時詞林雅尚風彩逢聖獨持簡樸嚴取與門庭間然久之請告歸省前學使熊公適秉楚臬諸門生貴顯者紛紛陳乞不已逢聖起居函丈外一無所干而新撫某為熊同邑人素有鄙熊剛介不堪為之下擬具疏拂衣詣門下士堅留逢聖獨趣熊去日以廉使抗中丞傷國體若委曲逢聖忍非逢聖所望於師也熊悟謂真愛我竟去逢聖故與廷弼不合以是益懣鬱然其識過之遠矣壬戌分校禮闈所得多節概士尋遷國子司業克經筵講官會廷弼被逮下詔獄當宁多右遼撫崑罪經臣楚人滿朝薦梅之煥等鳩同鄉為經臣訟寃出公揭求逢聖署名或謂視經畧與君誰昔今日事殆無不可公慨然曰諸君誤矣逢聖與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一

壽

熊幼同學壯同朝第以其果於自用不能臨事懼每用規切致差池此何時乃以小嫌廢公議逢聖於衙門固為首便當起草即援筆立灑數千言而襄愍已不可救矣是時逆璫魏忠賢交通客崔諸奸竊國柄舉朝攀附逢聖獨不假色辭璫思羅致之乘間諷云各直省建立生祠惟貴鄉從無功德逢聖拒以此地方官事非某所得知璫又云聞上梁文是先生大筆正色云作文借街固俗態逢聖待罪經筵不能走筆數千里外為他人署紙尾忠賢默然甲子歲當鄉比忠賢復主廷議推逢聖典南試屬所私諭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謝笑而拒之即日嚴裝出都忠賢怒矯旨自涿州追還以他僚徃自是逆黨俱心銜之而楊左諸君子相繼罹璫禍公乃力疏歸養甫抵里門而削奪之命下推官禹好善知縣王爾玉俱逆黨百計窘辱之逢聖益峻自防諸奸陰懾焉崇正即位詔起南祭酒尋遷少詹協理府事疊丁酉尊人薨喪塋一秉古禮服闋入都由少詹遷禮部侍郎歷吏部侍郎尋遷正詹教習館員禮部尚書明年詔入閣辦事歷階少傅陰一子中書舍人時百輔頗專恣奧援黨附

而逢聖始終欽約持正如一京師呼為賀聖人未
幾致政歸思之不置奉特旨再入中書而終與首
輔不協因屢疏乞休愍帝御便殿謂逢聖曰先生
忠謹端方朕深倚賴奈何遽引退逢聖自陳疾狀
仍詔慰留復抗章不已辭愈哀嘆曰先生獨不為
朕強留耶堅志難挽暫歸攝行且召先生次日賜
宴溫諭遣還時崇禎戊寅秋也乙亥遣大行齋璽
書存問獎慰有加然逢聖雖去國恒慮國事日非
憂形於色日擊楚中寇倖泝臻不惜屈體當事借
前箸而謙謹逾甚應門止一老蒼頭時與鄰曲握
手平生道義相勗繩約子弟不使及公庭門內外
若無宰相者癸未獻賊渡江逢聖督守南門寇攻
城急乃親啓楚藩請發藏鏹犒軍不應猶以忠義
厲守陣者五月晦日城陷入告夫人危氏曰吾大
臣家不可為賊辱夫人率婦婢投後園池中逢聖
俟舉家沒乃投潯陽橋下以死八月城復索尸不
得及歲杪湖水涸得之凡六閱月貌如生逢聖生
平得力實自陽亨先生一步趨不敢失墜嘗喜吟
韓魏公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之句
故其在政府申救黃石齋引薦謝青墩皆以陰掖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五

壽

潛移有回天之力而類經摧折以迄殺身成仁從
容不改其素蓋其融冶於聖學者深也而當時止
為亞相所懷嘗不盡又登朝未幾輒引去論者惜
之公子二長觀明次光明與三孫皆死獻途之難
觀明之配曾氏光明之配陳氏闔門就死者二十
餘人惟孫士聰士廉存外傳所載多奇蹟如鎮潯
江木妖拜袞赴關時黃鶴導前諸軼事以怪不具書

胡珠蕭公鳴寰先生傳

公諱鳴霄字鳴寰姓蕭氏其先世自江右徙至楚
居漢川縣公復徙居江夏公少儻多奇異之事
章句為舉子業久之棄去治孫武家言中崇禎已
卯武鄉試當是時闖獻諸賊屠城陷郡不可勝數
而公志城此朝食會大中丞宋公撫楚提兵扼賊
駐軍安陸廉知公名辟公參謀軍事遂以安陸俾
公守公麾下謀卒僅千餘人賊往來攻城者動至
數十萬公援而鼓矢石交下礮聲振天賊百計
攻之不遺餘力而公亦隨機備禦輒盡其方一日
賊以安陸圍久不下更益數萬眾以來公謀知其
事選精銳五百人就夜掘地而出去城西數十里
伏大橋下命曰伺賊過將半而起擊之賊當分為

二我亦二以邀之一過橋直追其前一逆絕其後來眾可熾也賊意城圍數十匝矣外無蟻子之援聞大益師則斷不支爾顧安懼有伏發於無人之境哉皆亂行不整隊旅比未明賊行果經橋上伏中祭斷為二公匹馬轉鬪橫衝其後賊亦驍甚其將僧尤勇黠獨與公久鏖公度僧不支大呼砍下僧首應公聲而落復擊殺數百人賊悉潰公指旗校曰此以授若吾急過橋東猶可盡捲其餘也乃直躡而及之前賊亦敗見公來皆披靡公悉不顧迨既過之方回擊之賊益困公益奮其五百精銳者無不以一人殺數十人或百數十人合斬首萬級熾之果如公言攻者解去城始獲全蓋自賊縱橫河南北以來援勦鎮帥無慮百十率賊東我西賊去我來爾是時郢之存亡且身俗一戰以全一者復擅強眾以自衛公奮不顧城全一城以全江北數郡彼即相繼莫保者則以賞不稱功公遂引去而繼公者之無其人也

行實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三

壽

宋朱熹濂溪先生行實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即名改惇願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京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獄有囚法不當死輒遣使王達更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婦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因得不死且貴先生薦之移柳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法善以為恥也改大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其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處州趙公來為

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
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
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
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
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
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
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
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
封德清縣君子壽壽皆太廟齋即先生所著書有
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
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
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
為友且使其子顯顯受學焉及為即故事當舉代
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明道學以繼
孔孟不傳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
發之也在柳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
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
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九

七

壽

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
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
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
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
家只一硯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
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
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
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
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民必
不得也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
上歌咏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
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
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
得罪者自以不寬濂溪之名雖不足以盡美然茂
叔短于取名而樂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
菲于奉身而燕及惇嫗陋于希世而尚友于古聞
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所得多矣識者亦
或有取于其言云

終